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張 塤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孰夫用之用而不孰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鞬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鑄釜鬲戈盾欣然日以

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鏞夏敷殷彝五父之鼎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日為用者敝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

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為大拜地耶  
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  
公而為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  
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  
不為章言媿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  
而化之卿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  
峻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  
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

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問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遂巡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髫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挾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內所豔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繫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繁

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世宗末不能有所  
備於廩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大需恩進一品階稱貴  
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健履而富於聰明之用不  
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因敷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肫然  
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  
之士大夫峻賈固不能如朱公時推朴而易化然亦稍  
稍知慕嚮公旦改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  
於世宗今上之初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

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服牛乘驥  
始而效其力於輓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者然其  
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宴而樂之  
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七箸安步衍衍天子修世  
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  
用誠大矣

贈大都督王江揚公五十序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三



復而歎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其過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主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握筭却顧歛其果執壯往之氣而收功於萬全要之乎非少年所希者故夫秦一筭而明不勝蹇再筭而信不勝剪三筭而武賢不勝充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計績悠也吾友都督玉江楊公之少時以列校提一劔從軍與島倭角凡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

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至大將蓋不出十五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人主亦不愛其官以讎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篋用單辭罷歸中外憂社稷而寶干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北勁則借而北意若不可旦夕少公而人主顧遲徊久之輒上輒報聞而公亦倦於世蓋嘗取其喑鳴叱咤躍馬而廢千人者弱其竅而為嘯歌我豈之扁駕長風而破

巨浪者葦而之乎一沼一嶼計倪之書以治生穰苴之書以課減獲蒙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不驗家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他事而其好賓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干人爭為言以贈其言雖人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尚壯而不見庸也獨余以為諺有之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蓋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三秋之郊以見上帝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

年日益進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下璽書寄以斧鉞之  
任明信武賢之徒瞠乎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尚父  
鷹揚方叔壯猶緩之乎歲以待哉公謝曰不然子之言  
信美矣而非余任也昔李將軍之孫與太史公善其叙  
數逐敵數廢數起狀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幸及吾之  
身而善子又身得子之言而身讀之其幸不暴大乎請  
書而張之壁

太學顧君時雍佹儷偕六十叙

去余居東數里而近曰小璜涇顧氏其先滁陽人從宋  
避敵而南徙著可四百年世為海上名族其人率本富  
穎者飾以儒而自時雍君上數世皆齊髮敦睦時雍於  
儒又最顯故余先從兄引禮公捐其淑歸焉是為王孺  
人君少孤拮据遺產然州業以第上貲充鄉賦長無虛  
歲矣君慎善所任而身為參伍鉤距出入不少差家  
益以裕里中人始少君難之而更豔之曰咄嗟顧君晨  
上賦郡門歸治逋策肥軒軒不足豪田舍兒耶君慨然

曰是焉足豪也去而所稱先人遺餬口庇雨之產不亦有先人遺圖籍足守乎乃下惟日夜讀不休竟成業補州博士弟子尋遷太學上舍太學天下賢俊士大夫所關一傾蓋顧君則無不懽然稱顧君長者間謁顧君文習之則又無不肅然稱顧君有國士風刺履籍如也顧君前名工治生有孺人則不復問治生孺人脫簪珥謝紈綺之飾而手理絲枲挑織目察工作足履行易圃其蚤晚興寤身先後其臧獲者四十年君得以暇精專其

業然數竒九試輒不利而會子應聘已長有聲諸生間  
顧君乃曰吾九試而九不利者豈盡命也耶然安能人  
人角材付權衡也謂應聘勉旃自愛愚公之徙山至屬  
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孺人之任顧君家應  
聘之任顧君儒君幾無所事事者而頗好行其德扶顛  
振貧埋齒粥饑婚嫁鰥寡蓋至於烏寇之變君所獲餘  
於盜手者無幾而其為德固自如也今年夏余將有晉  
陽之役應聘來謁懇請間曰惟先生以文名天下庶幾

其惠賁吾父母乎余不敏則又曰以母氏之辱為先生從子應聘之辱為甥而徼辭可乎哉余又謝不得則問應聘曰子之父母今六十耶曰未也期在改歲然則子何以迫得余言應聘又跽曰先生不時歸而吾以時壽吾父母則懼其不及先生也余笑曰吾且歸歸猶及觴雖然子姑以吾言語子之父母蓋吾嘗讀東西京事諸吏士負一藝挾一行以待上之知若探契而取責亡弗讎者即恂恂一鄉君子脩耒耜之績猶有舉孝弟力田



之說以待之今顧君出而為才於國而九舉弗售歸而為德於鄉而鄉人漠然亡加譽意者其有藏慶歟為福不近是必在應聘與應聘之所以顯其父母而樂其志者亦可以觴矣

賀封少司馬雙塘汪翁胡淑人並壽七十序

當不佞世貞成進士而其第一人為前元相興化李公其少長於不佞者今元相江陵張公少司馬欽汪公是三公者迄於今而二尊人健無恙也先隆慶之壬申李

公罷自師垣歸奉觴稱八袞之慶於少師公太夫人而汪公則自楚臺入佐樞筦以便道歸奉觴稱七袞之慶於雙塘翁胡淑人郡國守相冠蓋羔鴈填溢兩家賓客牢醴之讌相望於大江南北為一時盛事而歛中書舍人黃君榜以使事辭倖過其鄉與汪公有連且謂不佞其友也以故事徵壽言不佞時未有以應屬明年而新天子改元為萬歷元年云萬歷者永永勿替幾欲與天地相終始鼎革之際嘉樂與公卿大夫共之者也張公

方操大匕斟酌元化以壽天下而汪公秉鉞行九邊為  
國家謀干城之固即吏士諸父母維汪公是衛亦維汪  
公是壽而況於其二尊人有不加額願為效華封人之  
祝者哉不佞竊因舍人請有感也舍人之言曰汪翁者  
少儒而俠者也嘗賈鹽吳越間即豪吳越而未久輒厭  
去曰此齷齪非丈夫事會詔開武舉翁以強力知兵幾  
得之謂非太夫人所喜亦罷去而汪公則已成進士為  
縣令曹郎有聲翁乃謝去諸好隱里中讀書自樂也汪

公守襄治行最即封翁如守而胡淑人為恭人然翁與胡淑人益相勉謹儉不衰汪公以破島夷積功至御史中丞督撫閩後先閩中者七閱歲而中流言聽移鎮歸翁迎司橐而枵然無餘奉積也蓋皆以養士矣汪公朝翁以侍胡淑人章服外無媿簪美珥之飾休而按視廬產無毫髮增也其諸季儒衣冠僅蔽肘翁第呼酒勞汪公時時謂中丞祿賜不太薄何以使橐枵然乃爾然藉令若問我何以視行賈時廬產益損即我何以應之且

富吾力自能得不欲用是遺兒子輩兒子能貴我我自不  
知貴耳胡淑人笑而謂翁吾不旦暮泝泝佐醅費何  
能呼白相勞也汪公之侍翁及胡淑人又五載所天子  
采中外望起公田間再更大鎮至少司馬翁又進封如  
少司馬恭人為淑人矣舍人又言汪公日辛天子用事  
翁與胡淑人當日益貴壽考日益進然何冀能令廬舍  
無毫髮增耶不佞則不謂爾翁第媮快其志意存精神  
時時加七間者一渡大江追從李翁覲林壑之樂杖履

時勝使汪公無虞於家與張公文武夾輔王室躋天下  
壽域豈不休哉何況胡淑人健能旦暮泝泝佐醅醕費  
也公即所謂汪伯玉者其文章妙天下故舍人迫欲得  
余言為翁與胡淑人壽且因以交驩公云

壽封少司馬汪翁暨元配胡淑人七袞序

嘉靖末汪伯子為襄陽以政最聞制詔襄陽太守嘉乃  
治狀久矣厥何所自具以對襄陽守謝不敏則曰有父  
某母胡氏六十矣諸所以誨守潔廉愛人非一於是汪

翁獲封如守官胡視汪翁秩為恭人居久之為隆慶五年而襄陽守婁遷至御史中丞督八閩師移鎮撫鄖襄上游復報最詔問中丞勤力益辦治前封守夫婦田居無恙耶具以對中丞報如初於是封守汪翁得進御史中丞而恭人以秩同故不復進其明年而今天子有兩宮覃慶典中丞入拜少司馬與聞樞筦之事天子益嘉重之汪翁復進封如司馬官胡恭人為淑人前後三被璽書褒予外內名德良重其又明年天子改元萬歷維

祺之壽思與海內共之而汪翁暨胡淑人偕七十矣少  
司馬方擁繡斧巡行九邊執掌王事不獲一稱觴堂下  
謂其友王生嫺於辭屬之曰若不能效華封人祝耶不  
佞則先有以復少司馬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而象係之曰懷萬邦也人主有懷萬邦之仁至三錫命  
於師中可謂隆烜異眷矣然未有錫及父母者今天子  
不勝其仁謂少司馬寔勤王家以保扞外內又不勝其  
類肩之孝而三錫我汪翁胡淑人少司馬其精純志慮



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內顧則又以少司馬指百拜頓首  
而前為壽曰唯汪翁唯胡淑人盍對揚天子之休命唯  
汪翁命曰益專精神以輔遐齡惟胡淑人命曰壽富於  
趙太君而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其並杖于朝以觀爾  
子成功天子所以致祝於汪翁胡淑人者未已也夫翁  
淑人偕七十老矣然不有耄大耋期頤於後耶少司馬  
三品貴矣然不有七命八命九命於後耶天子固期之  
杖於朝矣行將脩三老五更袒割奉食之禮於汪翁翁

與胡淑人其時進七箸馮几杖以光昭天子之令德長  
有我少司馬精純志慮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內顧宗社  
永永有賴乃歌黃山之詩而觴之其辭曰黃之山與天  
友惟爾壽偕以其偶黃之水沛濁漉唯爾福偕以戩穀  
黃之雲出為雨唯爾嗣人甫永以壽天下汪翁胡淑人  
曰善敬舉君之觴

贈穆大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

尚矯矯脩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於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而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次之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顛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矣彼猶為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為質敦誼明信為國惜楨為士惜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

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有  
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  
於左右有所指斥忤旨當受杖北闕下時左右中貴人  
挾上怒而脩其郤敕閹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  
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闕入謁緹  
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  
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  
萬世自愛朱頷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

見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綬戟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非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誣稍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編民矣文熙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絕數為噓氣得蘓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

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蹶來者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也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餼以佐若可與偕歸矣時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文熙念棄官易而獨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北闕下之難穆大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

推轂為禮部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  
封禮部郎然嘿嘿不自明里社外母能名大公者而文  
熙為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不匿聲  
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為從  
中鈞竒冀扼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謝  
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乃肯  
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安之最  
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面豈所謂

內足於志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大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為學問之力然大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母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為質惻怛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大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熙棄官其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佞嘗一再遇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藝交相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齟齬之文熙走見其長畫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



之以為勝於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  
大公意也

壽封少師張翁七十序

當嘉靖初上帝欲為人主宏太平之業計必有名世者  
出而佐之乃眷南顧而得楚以告成之嶽五而楚擅其  
一至所謂太和者又業然而踞其上則又徘徊下視於  
楚而得江陵以其地東三峽之水而下承之滙為洞庭  
以全受萬流其氣鬱礴而無際則又下視江陵而得今

張翁其恢博大度峙二嶽而吞洞庭者八九曾不芥蒂  
深仁厚澤真足以當帝心而食其報迺始舉全楚山川  
英秀純至之氣畀翁以生今相君相君受帝之命而寄  
翁當其成進士讀中秘書也而翁甫四十四又十年而  
相君繇宮允侍先皇帝藩邸稱師臣相君之大拜預機  
務也而翁僅六十餘婁進封如相君官蓋元配某時亦  
稱一品夫人云隆慶萬歷之際相君受顧命輔聖冲人  
主恭已而聽之至尊為先生而不名相君日取謨典訓

誥而薦之人則相目攝曰此翁教也相君沈沈運策於  
沕穆制五單于南粵之命而不居功寢大獄折大姦一  
轉移而成聖人之孝而不見跡人則相耳傳曰此翁志  
也人主尚方非時之鮮袞衣帶玉兼金上尊以錫相君  
者不一意若曰以為而翁壽也天下之謳歌頌謠揄功  
而宣德者不敢以聞相君而日聞翁曰微翁誰有我相  
君也於是張翁年七十矣相君之門下士戚帥某者念  
無足以報相君而一當翁謂不佞世貞嫻於辭且習相

君故宜有祝不佞業楚游矣賢楚之山川人民土風而竊有窺於帝心則莫如前說曰翁之啟相君賢也先天者也相君之成翁而翁食報也後天者也茲何以祝翁曰翁第安里相君當自安相君安於國百辟兆庶安遠近而邊徼亦安八荒之外夫翁能無意乎加七箸哉有如一曰念相君儼然而造朝天子方脩養老禮袒割而問政畢而與相君交賀於室曰吾不去父歸也此所謂君臣父子交相安者也

封少師張翁偕元室趙太夫人七十序

代趙中丞

某不佞曩承乏守荊州而是時今相國張公以學士司  
史事授經儲邸張翁得封如公官張翁甫六十餘不佞  
所為封人祝者如一日也而天子由儲邸起踐大寶張  
公用浴日功拜相自少宰以至少保每遷輒封翁封輒  
如相國官而翁配某亦自宜人為太夫人一品云不佞  
去楚無幾而濫以中丞節復撫楚以間按部荊今年之  
元日謁張翁則翁復進封少師矣問其年翁則亦進而

七十也徵其貌則若退而五十餘也者其步履蹉蹶夫  
夫也飲啗語笑健壯夫夫也已乃出酒食勞我太夫人  
不倦治醲擊鮮之事潔脩而薦我翁亦不以我滯留故  
稱倦觴相屬達曙也新天子既德張公能鎮重計安社  
稷弼一人式百揆前後所以褒予非一而又念公荊州  
無居第非所以安翁與太夫人也而輟玉府金若干鑑  
為陶梓費棹楔榜署咸自天藻海內學士大夫張大其  
寵靈而豔言之而猶未已也數下書官相國之子第為

符璽郎紫微舍人張公逡巡未敢應而為公之子若弟亦莫應之者意不欲以相國糜人主惠而身致於經術以報乃楚之鄉書出而一子一弟喪然列矣張翁既七十太夫人齒亦媿之其子若孫之列鄉書者謀所以壽翁而郡國守相令長業已羔鴈庭下矣某不佞旣忝為之師帥竊伏自念曩者守荆時歲一稱觴為翁壽翁不鄙而三舉余之觴乃今惡可已於言也不佞雖淺拙於學然覩載籍所記大抵唐虞三代往往多世臣老不任

而其子始仕晚貴不相及其及者僅一側微之媯汭氏而不能得諧志於其始下而若尹若說固未聞也秦漢而後公卿雖間起田間然人主未知推恩其所由始唐宋之際尚猶詳於贈而畧於封以故霍大司馬之貴盛道河東僅為其父中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最後張太尉黼至三公而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上牛酒為壽而已不聞其拜何職秩也王司空溥所以奉其父者田獵飲博之樂至與天子之生父埒然亦自以其官稱耳



不聞其遂稱司空也。今張翁亦竟拜少師殿學如相國相國。盃綠珮玉而貴於朝。翁盃綠珮玉而貴於鄉。某夫人亦盃綠珮玉而貴於室。以此夸千古。何帝霄壤哉。相國甚壯。未艾天下搢紳先生之耳目。不以趣相國而趣翁暨太夫人者何也。今夫楸杞之上。銳干霄。其垂蔭百畝。扶荔之實。沃一鄉。鄉人不以護其末而護其根者。根固而後所蔭與沃久也。醴泉之灌。輸斤鹵千頃。不以惜其汪洋之浸。而惜其若拱把之穴者。其所出無恙。而後

其浸遠也翁與太夫人其亦顛精神彊飲食以寧我相  
國相國雖不獲躬綵服膝下天子之大官八珍五齊旦  
夕至矣不佞某不即受代請得以其期稱觴歲如荆故  
事翁與太夫人亦歲歲而相奉萬年酬不亦媿快哉

賀光州錄顧翁七十序

顧翁之罷自光州也數年矣而始從州之薦紳先生游  
則咸驚曰是何所從得恂恂隱君子者乎已出其冠服  
磬折而前與談宦游事的暫中窾則又驚曰顧翁官人

也於是顧翁乃游王子小祇園園故有山池延袤數十畝上下曲折可二里許翁攝齊而登趨捷若飛已浮白無筭即以角諸少年諸少年人人弗及也翁髭髮甚鬢而澤已徐察其杪鬢也而本乃有鬢髮白者居無何而翁之孫大慶以書與幣請曰大父業七十矣敢辱子之一言以為壽予乃大驚曰翁遽七十耶夫所謂本有鬢髮白者其徵耶而胡以登予山趨捷若飛浮白無筭角諸少年也吾嚮者以翁尚壯服官政乃誤也雖然顧翁

母乃採金石草木之精華以扶老乎不則亦晚黃老收  
視返照術乎或從宛若所來耶大慶曰不知也吾大父  
幼讀書不成即去而任家政諸從兄弟凡六矣而悉大  
父綱紀之以有成立又嘗代其二孤姪庸調踐更適有  
天幸更起中人貲以至入太學有官祿凡吾大父所曉  
孝第力田勤勞其筋骨而已然至於老而不少衰吾大  
父所務好行德不求白於人者亦至老而不衰也豈所  
以為壽者在是耶蓋顧翁之里有坐誣盜者自恨曰吾

且死獄吾安能使媼媼他人迫之將自縊翁聞而解曰  
若寃死若媼又寃死安所取里長老乎為明於官俱得  
免其為光州也有株累之獄厄於豪而非翁所案者以  
瘐死翁飲泣出素裝為調棺殮又嘗收遺饑稚二撫養  
之俟壯而歸其父母翁之治光州凡被臺檄旌異不遷  
其為德又嘿嘿不自明故人無能名之者王子曰顧翁  
所為德積纖微耳而不自明意豈斤斤望報哉而顧壽  
考康適有官起家多賢子孫庶幾華封人所稱夫亦有

能明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遂書以復大慶為翁稱觴致語

為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為是無以加

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尤以為近於厚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挾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通一日冠裳而謁子再拜肅容而有

請曰吾二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  
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閭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  
出擔闥而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徼鉅公長者而為之  
銘若表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  
十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醴齊醞盎  
以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穀菽羶薌以實吾俎則必謁  
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叙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其  
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歌誦



叙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噓枯  
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入也不肖願有請於先  
生子恠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耆駘背玄髮兜齒之年  
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之  
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母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  
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下  
而寓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  
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

篋而呼去檢索裝送葬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博進  
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  
號為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  
銜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  
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為請誠不經而吾  
之許誠濫顧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  
而竊附於鬻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徐母郭孺人八十壽序

當萬歷之甲戌天下之士貢於廷者數千人而嘉定徐子子顯褒然高列於是徐子待次南宮而不佞猶子嗣寔師焉而徐子有子嘉言為邑諸生邑諸生數百人嘉言亦數與角試輒冠而不佞之子騏又寔友焉人謂徐子當得官即游太學以取畿試便而徐子念其母郭孺人且八十謂得請告而歸即不能脫菽水庶幾一日之養哉而意猶慊慊不自釋曰何以為吾母觴也日吾母之專精於婦工者若而年而庶幾於吾先君之貴也而

僅以章服應詔則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而庶幾於吾兄之貴也而不能離諸生皆先吾母而往也而又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以庶幾吾之離諸生也吾今離諸生矣而未有以顯吾母也何以為吾母觴不然藉手賢者之一言乎則以屬不佞不佞謝不可得乃謂徐子子姑為子之所得為者可也夫陟屺之章與靡盬之詠其人豈不亦服采食祿者而猶困於行役而不得偕至於析父而曰胡轉予於郵有母之尸饗則為其母者更拮据

於其子之食而弗獲享也子之為徐子者若而年蓋嘗  
食諸生廩矣嘉言又食諸生廩矣母縱不獲分大官之  
膳與尚方之祠酒差亦賢於田中負者哉夫為子之前  
人而稱孝者曰元直然以仕劉之故幾不能安方寸間  
關跋履而後得致其養於母孰若為子之前人而稱孝  
若仲車者也余之子騏進而曰徐母之為壽固安於子  
賢不必祿矣然以開歲為八十而始舉觴而徐子與嘉  
言之試及之寧復用諸生壽哉雖然姑序以識

贈程君五十叙

自孟氏舉為仁不富之說學士雅言之而太史氏獨否  
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何以稱也孟氏見其左而太史  
氏見其合也夫陶朱公為越相至貴倨也一旦而棄之  
若敝屣轉之乎廣莫之鄉而不能忘情乎質遷化居之  
事彼已驗之才豈故愛而必再試之彼蓋欲有所用其  
志也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智者能之十九年之中三  
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疎兄弟此非仁者不能也甚矣

程君之近之也蓋吾友戴子之言曰程君者新安人也新安僻居山谿中土地小狹民人衆世不中兵革故其齒且益繁地瘠薄不給於耕故其俗纖儉習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自程君年甫髫而從其舅江淮間為下賈已進為中賈屬有外難脫身歸則轉貲湘楚稍稍徙業二廣珠璣犀象香藥果布之湊蓋不數年而成大賈門下受計出子者恒數十人君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計

不爽也數竒則寬之以務究其材饒羨則廉取之而歸其贏以故人樂為程君用而自程君成大賈其族之人無不沾濡者蓋嘗治棺槨封土以給無後之喪而為之食其失子之篤老又常推遺托以教養失父之孤而使之成立徽人固嘖嘖推程君謂好行其德者哉夫以陶朱公去越相已又轉相齊楚而後之陶計且老十九年而始聽子孫息之以至巨萬養生者流推稱之傳于仙籍之列固未可信要其年不百歲不止也富人居便服



食節攝營衛好行德而天隲之於壽為無難者筴之國  
則計然筴之身則列仙所以為陶朱公也君今五十耳  
善為之而不息若樊君雲手種梓漆異日戴子前稱觴  
種種堪器物則於太史氏所稱陶朱公何異焉戴子遂  
以吾言授其姒洪太學雲龍使為壽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其明年為聖天子改元之萬厯門下士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

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至於今而黔首謚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姦公示潔則見以為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為收物情公示侃辭則見以為幟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

方多歧以固其寵內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伎孤誠朴忠以一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者一也天子既以識壬人寘之典擢公居首輔若共已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所竒發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窳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拂天下之公是非天子有忤而繹者有若不得已而姑

為受者公之志始十伸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肅皇帝大漸時風政故典有不容廢鼎革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君之咎公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君議其時肅皇帝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脩葺之臣猶得而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莊皇帝初言路益大闢然銳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為訐宮府執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內顧則虞比外顧

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强悍之臣猶不能不因而脩其郤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為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已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材魏公事三主而不滿疑故直以信其志試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人而隳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

而苞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  
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為政而不惟無債帥也廉貧  
不自存者出橐俸資之至感泣而捐其重名將日益起  
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  
宛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  
財北奉敵南奉倭上奉六宮下奉權室有不枵然其若  
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稍還橐矣未也天子欲有所  
更易者三公三守之國本堅而黃臺之詠絕其暮年欲



幸楚者三公三阻之乘輿止而蒼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而天下得安於萬歷曰萬歷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壽之也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子毋史我吾嚮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讒吾固無一日忘吾退吾幸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賴蒞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今猶惴惴也

且吾何知功某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哉有如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袒割訪政於先師之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壽太宰楊公序代

當公成進士時甫冠而尋以邑令高第入領職方天子  
之長城已默寄於郎署之內中國所為重不在大司馬  
而在大司馬之一曹郎公出而監督甘涼下壓羗上壓  
悍帥以邊鎮之寄隱然重於中朝公為小官則小官重  
居外則外重自是一拜少司馬行邊再帥薊遼再帥宣  
大三入大司馬再入大冢宰人主急在東即公東急在  
西即公西急在內即公內急在外即公外第一時不能  
分公而兩之而公之控揣敵也甫公東則敵驟徙而西

甫公西則敵驟徙而東以十萬之鳴鏑逡巡惕息於公  
尺一之檄而莫敢近公為大司馬日宰相嬰視百職獨  
睥睨次且債帥之賄而時有所不讎然不敢抑天下之  
公議而絀公人主與宰相精神相流通獨與公則若有  
所格而不盡信其構至公兩入大冢宰在世廟末及穆  
宗與今上之初精誠徹於黼扆而世所稱華亭江陵二  
賢相者為之持其衷而公飭其表真若心膂然輔地折  
而聽謀五卿仰而受筭統均之職自公始舉之哉公春

秋甫六十有五天下之視公為輕重者則四十年矣夫能使一方不中兵者是公為一方命也能使四垂不中兵者是公為四垂命也公總百揆而封疆師帥之臣務竭其心力以儲胥吏人而寢食之蓋嘉隆萬曆之際少者獲壯壯獲老而老獲安其天年者固皆拜公賜也公又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國家待文臣之秩極於孤而虛上公不設公不亦行太師事哉昔成康之際召公任大冢宰矣顧遜而下稱太保畢公稱太師矣顧僅為大

司馬彼蓋不敢兩居重也然二公皆眉壽百餘歲以左右夾輔周室而納周治於刑措今天子垂拱而推兩重於公公又強力未耆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公為天下庀材至敗革屑木澠勃之細無所漏而不佞某其一也故竊從天下士大夫之後而致祝於公如此若公所以答天下祝者無佞不佞某矣公姓楊氏蒲坂人其先四世相漢諸子相繼文武大魁長旬宣督緹騎餘舉進士業隆隆不替云

壽方伯無錫秦公六十叙

江之南巘邑以十數獨無錫甲無錫之巘族以十數獨  
秦氏甲而秦之穎脫而薦科第通朝籍者以十數至用  
方岳領大鎮卓然稱名臣者三人而已民望公能詩負  
循吏聲然不獲饗下壽而端敏公以耆德輔三朝五踐  
常伯一佐青宮遂進為太保開八袞而後獲請至於  
今艷稱之最後而為我同年虹洲公公之在盛年天子  
起公於郡邑高第而寘之夕郎之首俾以其是非佐廟

議公一有評論至舉朝相顧為之動色而乃用護將作  
大匠功超叅銀臺佐回牧領大鴻臚一不獲意於用事  
者出而踐臬司之副然猶舉天下衿紳之地如兩浙以  
畀公而俾師帥之自是游擢長其事以至今官駸駸貴  
重於昔矣而復用單辭罷歸天下之士以公之不得為  
端敏公為未究而公之族亦以端敏之盛不能再覩公  
以為恨而公獨不然公歸而奉封通叅公夔夔如也即  
通叅公允若矣既而奉太夫人怡怡如也徵聲召治以



佐太夫人歡獲一寓目焉其夫人化之亦有螽斯之德  
公撫愛諸弟篤至其諸弟亦化之有陽道州之風爭脩  
其意以薦公公有別墅在惠山之陽泉石獨踞其勝青  
雀之艦道以鼓吹烏紗錦袍秀眉丹輔望之以為非人  
間人也公年六十入以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客  
當端敏公時固夙夜在公矣彼其力不任而始得請以  
歸歸而有餘憂於國人間之樂外集而吾中為之閉公  
即不終究奚讓焉蓋昔者蘓學士軾為丞相韓忠獻王

記其醉白之堂交伸其意而兩艷之然其旨不能無偏重以世能得之韓而不能得之白也當白公之分洛僅與其孤甥姪以居公上奉太夫人下撫諸弟其為子者非子而猶子者森然琅玕之觸目蓋不待徵於族而秦之指以百數矣即無論端敏公於白公又奚讓哉公之婿華生曰公固慕白公者也夫所以謂公慕白公者得之酒所而箕踞慷慨耳熟誦所為詩若文不休夫毋論公所結撰儼然一醉吟先生也遂徵予言以為叙

壽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六十叙

萬曆改元之明年正月初三日為前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懸弧之旦於是許君年六十而母某太夫人亦七十有九矣諸縉紳大夫才許君而惜其未竟於用者居恒謂君未厭承明時甫五十以筆札佐人主賞罰天下想望風采而一旦有所忤棄其官歸即許君富好行德僅能施之於鄉敏給開濟之才僅用之館榭泉石醅脯漿炙之事其壯有力僅供其酬應賓主蚤暮之役燕

景饒日僅課責於杯酒花鳥而已乃不佞則不謂然不佞竊謂古之能竟天下之才而不使餘者莫如周而天下之自竟其才以為人主用者亦莫如周夫禮五十而始曰艾服官政六十而始曰耆指使指使者勞智不勞力也至七十而始致事然又為几杖安車行役嬾人之說以待其不獲請者蓋誘之使畢命而後已及其衰也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息偃在牀者而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為解蓋至於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詩而其情益

可憫也然其較計不平之情敢為懟而不敢以私請佗  
僚無聊之極寧為怨為慕而必欲得於君是故於其出  
也一則曰棄身二則曰倍親親亦不得而有之矣自明  
興不為一端以求盡士用而其既用也務於踈節濶目  
無困士力而士亦因緣而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  
望徙有急縣官又時時假考功令以示縱舍而出處恒  
劑而相半矣士重國則進而有以自見士重身則退而  
有以自足其幸而士於明者與士於周者重相勝也今

許君飄鬚甚髻渥顏而豐頤專視聽健飲啣步止如少年藉令天子念萬機之脗割一二以煩君能無滑精搖神以示耗損而長有茲壯如今日者乎許君日三商而起問太夫人美寢狀老圃報竹鶴無恙即開南華展淨名意盡而止不為乙也旨酒珍甘以供太夫人餘輒與客共之蓋客醉而君亦陶然矣彼其歎從事之獨賢迫將母之不遑者語君不悅然自失也耶許君听然而笑曰甚矣子之善文我寂也且以我若樗而保其天年

哉則有之嚮者不穀給事時有所亂論值天子坐甘泉  
宮晝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為之却匕箸夕漏下  
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竟却寢徬徨待旦矣余惴惴焉  
不虞身而太夫人之是虞今幸中廢吾母子得甘食晏  
起以毋虞旦夕固上大賜也乃入稱太夫人萬年之觴  
而後讌客

壽大總憲上海潘翁八十序

自高皇帝有至大功德以開其後而為昌明博大之治

然其最母有過乎孝廟而孝廟於戊午之後為尤最繼  
孝廟而盛者則母踰世廟之即祚其元二年為壬癸繼  
世廟之初即祚而盛者則母踰于今為乙亥之歲主上  
以冲幼秉聖神賢公卿大夫各拔濯其志業而為政歲  
比稔中外回面兵革罕試太和之氣旁礴宇內而御史  
大夫筮江潘翁以謝政之十三年數薦一起一不應再  
進秩至極品而為八十翁於世廟之初即祚薦于省于  
壬薦於南宮于癸遂敷歷中外為名臣以至今官而距



翁所生歲則孝廟之戊午也聖賢之生於天意不必盡  
合有順而相為濟者有拂而相為成者有食其實者有  
食其虛者即天之於聖賢亦然夫豈不欲盡副之順而  
以實食之然而天之為氣難厚而為數易竒也孝廟之  
治固絕文景而上之幾於三代當是時明者不盡察材  
者不盡力廟堂之上不盡其策馭民不盡間閭之蓄以  
其敦厖裕厚之積發之於賢者而有潘翁翁生甫踰齠  
而天下之事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於翁不相及而翁

日取經傳之格訓妙詮以與其心遇業成而遂得歲曰  
壬癸翁亦遂成進士翁之成進士安為賢士大夫者又  
十餘年而事又少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與翁日相及  
而翁不顧天下習於獯狙巧進而翁靜自若天下習於  
乾沒巧射而翁介自若天下習於脂諛巧合而翁侃侃  
自若然竟不能以其非毫末加於翁之是而翁所敷歷  
中外僅以公譴少譴隨起當翁之位八座天下所繇變  
者其人方在事亦不能以一念之喜而輕煦沫翁不能

以一事之忤而遽置翁於爪吻之上翁及見其人之敗而左右其代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天下幾越壬癸而希乎戊巳之治翁雖以年至歸而諸公卿大夫規翁志而少益之而今乃有乙亥矣人主固念翁篤老不欲煩翁事而伯子秉南臺憲屢見風采其出為劇郡又不專以惠文法節廉寬慈其民孺而慕之仲子轉中都官漕四百萬者三年于今大農一切利賴所規摹海餉著為甲令諸季從孫子彬彬貴顯矣夫天下不恒治

而翁獨取其至治之世者三而以生以用以享報天不能恒假人而獨假翁其際也俾若契而其睽也俾若避且夫士一沾沾以文學自命輒不得志於宦而世亦影響而仇之又其言曰劇思者精搖而弗永鑿巧者機泄而見造化忌嘉隆之際天下語文章家而有能舍翁者乎翁之於福也取之若東海若之蹄涔日乞而日不厭其於文章也出之若教倉之稊粟百發而百不覺其耗此非人所能為也天也盖翁生無何而其郡少師徐先

生者繼之與翁俱成癸未進士更吏中外最後徐先生  
為上相而翁以亞相握中執法所謂左右其代者振起  
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徐先生其人也今又先後  
歸各以其身為天下輕重於百里之內兩家喬木相望  
子孫代興若二室二華之穹然而莫軒輕也徐先生倘  
以一觴過翁而目不佞言庶幾乎有味哉

濱貳守北塘金翁八十壽序

嘉靖中余嘗侍王父御史却而是時北塘金翁領金吾

巡徼職相攝也金翁用鄉人齒坐上坐而王父徐司其  
金吾職亡害居益任劇退而謂余是夫非可以皮相得  
者久之而忤他御史金翁諷不受辱上書言狀天子為  
謫御史而金翁領金吾自如又以佐將作勞加秩一等  
京師翕然稱金翁強項吏而濱州之命下矣乃金翁則  
又宜濱州一旦致其仕歸當是時金翁甚口而髮鬢未  
老也而其大指以士得一命自效即為所欲為不能齧  
齷從上官長短不得意當去之一鄉潔脩其身不為所

不可為以丈夫達則著聲循吏窮則稱善人足矣以故  
金翁歸其鄉則又有鄉里聲而翁初為太學生甫三十  
餘業已治壽藏而樹之梓及它松栢女貞之屬迨今  
且五十年樹自童而喬鬱盤樛虬丙舍旁拓而今翁則  
有丈夫子壻倩各五成彬彬衣服其顯者至領方岳稱  
重臣翁歲時率以行樂至壽藏輒徘徊命酒莞爾相顧  
曰吾誠不自意獲至今而虛吾翠如之丘也夫樹去童  
而喬諸子若孫去壯而耄去髫而壯而吾故自若也則

豈非天幸哉吾五歲而孤十三歲而廢著於詩書之業  
微矣吾不敢望有家而一官之是贅乃者獲從吾烏程  
君長汀君而無吏譴也則亦越吾涯矣烏程長汀君者  
金翁伯仲兄也以後先長佐大邑嘉靖間長汀君有壽  
八十餘烏程君亦七十餘而金翁亦至八十於是長汀  
之子都事允升來請曰唯公一言以為季父華冢夫余  
所聞於王父稱金翁者度之若再世矣且金翁歸而余  
始成宦宦而歸歸而復出且老而君故自若也不亦異



哉翁兄弟非有詩書之素更起長佐大邑稱循吏以其  
餘貲廓而播紳其子姓羣從數十人丈夫至此亦足以  
豪矣夫丈夫乃不諱亡耳金翁三十而已成壽藏八十  
而去之愈遠豈不稱豁落丈夫哉乃次其語以授允升  
俾金翁識之余請歸而稱歲歲之觴

封朝列大夫李太公八十序

始方伯君之郎虞部也而封大公業猶未六十也則已  
走學士大夫侈言之而無何方伯君貪浙憲以直左倖

帥趙拂衣歸奉太公游於田間甚樂也間有所不足曰  
兒遂不能以金緋為太公壽乎太公聞而止之曰令易  
而操為選懦突梯以奸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金緋也  
蓋十年而天子更置鼎承之足太公乃始趣方伯君曰  
丈夫以時當樹見耳方伯君出而稍遷河南叅議用詔  
恩封太公如其官於是太公七十餘有金緋矣而方伯  
君亦婁遷至今官方伯君之佐晉臬守吳興部憲山東  
所至卓犖樹績建白規創傳搢紳吏民間而太公乃時

時左顧其服章曰夫推本嘉誨庶幾以余無忝哉而方伯君復有子某弱冠成進士讀中秘書進太史矣方伯君當之嶺右道京山里朝夕朝太公而不忍離也上書固請致其事歸以奉太公太公雖老尚持家政益辦至是始輟而授方伯君猶時時跨馬課田僕扶其不職者方伯君多奉太公城西竹林舍所善故人握槩奕棋間效絃歌佐酒太公之酒所甚歡而鼻息怫然不能無動意方伯君乃始布簣於太公之厠舍而相太公寢也太

公久乃安之曰吾得若益恃斲如雷且晨起而甘粥力壯者庸非若力也於是太公八十矣諸孫次某而受詩者三人皆褒然首有司列也夫公之生為弘治乙卯先一歲而獻皇帝之國安陸後進安陸為承天比於京兆京山亦遂齒赤縣蓋太公生而稱人主湯沐之邑者三世矣其鴻龐湛澣明昌熾融之德獨於李氏私之以啟太公而方伯太史及諸孫次顯無際也乃太公不迫方伯君以早貴而舒徐其年以俟之不與若左券方伯君

不以中齧而廢太公之貴不以晚達而廢太公之養庶  
幾可稱人子哉方伯君謂不佞寮案之舊禪之祝而太  
史又時時來從史太公坐堂上方伯君方率諸孫出太  
史所齋上尊大官之餼以稱萬年足矣何所事不佞言  
也豈太公楚貴人有美芹嗜芰之好以世其家也耶故  
不辭而為授簡

封君趙左山翁七十叙

趙翁之廩昌樂庠也以經術無害數袞然先諸生謂取

一第易耳而竟弗第也故事諸生即易第而難於貢蓋  
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失得而趙翁則數試輒又數  
先諸生於是趙翁貢而得完之訓導趙翁所訓導完諸  
生則又有去而獲第者御史下書言趙翁職業脩備有  
材器所以褒慰甚至格當遷矣則又拂衣去官歸歸之  
某歲而其子侍御君成進士授行人法不得封父乃趙  
翁用天子登極貶恩封如其官蓋又一歲而侍御君則  
又以行人高第入臺而翁亦年七十矣夫天之所以靳

趙翁者僅一第然使之為諸生獲久次上春官趙翁即為諸生然未嘗一日不祿食也其宦不達不得師吏民然竟遂為諸生師身不得成進士以為恨然有子成進士逾於身得之行人法不得父封翁為行人父獨封翁以七十坐堂上侍御今者道昌樂里具彩服而拜堂下稱千秋觴不亦大媿快哉且也吾聞之侍御當按河東鹽筴觴已趙翁踞而問曰吾故嘉隆間老文學也日而以推鹽往當出何筴侍御備言今天子雖幼冲神聖倍

於漢孝昭相國學術什百子孟御史無素大夫沾沾者  
因借前箸請於推務外承德意條上減除不任以佐百  
姓之急未既而趙翁大歡悅曰趣具車行矣吾百觴而  
不辭以安而父之樂於田里而已太僕某乃為次其語  
以壽

少司馬公汪伯子五十叙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不問隨生寥寥九江數言  
彼陸大夫之新語春秋抑何伉浪不雅馴哉何論武也



明興而北地信陽歷下諸君輩名以文起尚不能從白  
虎青藜之後以畢經生技寧暇計折衝哉藉令經生之  
技能襲六加七通於短長縱橫諸家而縣官不以一障  
尺刃畀之而遂諉曰文士無用者寧不寃也吾雖孱弱  
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無用於天下則於汪伯子徵馬  
伯子束髮而脩古文辭精於墳典丘索先秦兩京諸子  
其操頤頰擘指腕片語尺蹠無非雅嫻者擬以不習吏  
而伯子初試令即為良墨綬進郡太守即為良二千石

郎司馬部即以兵事承間當司馬指出佐中丞視閩師海上差功次踰中丞旋進中丞盡護諸大將則倭酋以次授首環海而築京觀者不可勝數移鎮鄖襄綏楚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小民鼓腹而治入佐大司馬核東北輔邊實凡三鎮鎮各有封事減損耗費以數萬計大要以力必歸障障必歸險食必歸士士必歸伍帥奠嚮外毋令嚮內卒勇在公毋令在私如是後先數萬言天子異而用之著為甲令伯子歸而攝理禁兵肅然趙營陽

李臨淮風即與伯子操頤頰擊指腕而習其雅嫻者不  
知其任將帥也旗鼓之間揮袂出號而伺其不可犯之  
色亦不知其為文士用也昔孔子任俎豆而辭軍伍乃  
其意欲以逆折衛君而至夾谷之會即以其用攝敵於  
俎豆之間而彊自闢夫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何暇別  
文武哉乃所斷斷於北地諸君輩者以言伯子何甚淺  
也禮五十曰父始服官政而伯子及其期則已少司馬  
矣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伯子始所見武功皆已

能藉危而致之安地即人主一旦擇畢公以夾輔周公舍  
司馬奚取哉當又於伯子觀人文矣伯子之戚黃舍人  
榜者謂不佞習伯子則貽書曰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乃又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唯吾子之似之也  
將有請不佞聞命矣頌伯子者宜莫如不佞也敬以所  
聞復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天子以戚大將軍闢功成急傳詣北邊大將軍過

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天子不以某不肖待罪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從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敵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殺以自衛敵稍稍聞之縮弗敢闌入則請款塞至是庵廬錯於我儲胥者且五載而大將

軍益得以其間飭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  
高堅其垣而稍踈其武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  
長糗精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敵不能厚集而以薄薄  
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  
軍即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  
於林因石於山身為陶師以教瓦甃士告勞者一言拊  
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褒獎  
裹蹄鮫綃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亡可加則為

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蓋束髮而從軍凡數十百戰南掃倭北拒敵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羽方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

也大將軍一歲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為叙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匕箸自愛去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皇帝歲勞苦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史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大將軍將而赭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之顛者雖饒為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意也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墀

謄錄監生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卷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贈太保相國養翁嚴公暨元配一品吳夫人偕

壽序

嘉靖中天子祠祀甘泉脩所以靖見上帝而一時文學

侍從之臣多遴入應制撰述而今相國嚴翁由侍讀拜  
學士遂婁遷大宗伯獨以敬敏當上意遂遷大冢宰嚴  
翁以非所習辭不許乃召百僚而矢之曰而毋以而伺  
吾好也竭而才而已則又矢其屬曰吾不以吾與而職  
也竭吾心而已公卿大夫晨望見嚴翁晡而脩羔羊  
五純之節而風易於數千萬里外而翁益受上簡眷  
入內閣襄大政然翁益自畏兢兢如布素也會念其先  
太保公太夫人高年屬微痾乞歸里天子內賢重翁而

懼傷其志若曰朕憫勞以機務之煩其歸就醫藥需異  
日召翁顧所以為忠盡矣急於得其親而緩於所謂異  
日者疾良已蓋太保公太夫人備極志物之享幾十年  
而後辭翁今年萬曆之改元嚴翁六十三矣元配吳夫  
人亦六十也郡國守令里居搢紳大夫脩羔鴈爵帛而  
薦之則卻再薦之則再卻其年家子某還自楚乃前言  
曰嚴翁夫亦忘所受異數不張大皇矣之眷而自居儉  
耶不佞則請借前箸以請自國家守考功令而詞曹獨

斤斤磨勘也乃嚴翁以侍讀拜學士矣倪文毅而後無兩也以王文端之賢負重聲拜太宰故不得入內閣乃嚴翁拜太宰入內閣矣翁而前內閣無及二親者即李文達劉文和亦獨其父在耳乃嚴翁有二親矣文達以柄樞久不及歸養乃翁獲歸養矣故事無既歸而錫封者天子念翁數遷不及封以特典封太保公太夫人矣翁又一典畿試及南宮試所謂南宮者再分典焉棧樸之材後先而棟清廟矣有子為鄉進士諸生有聲其少

者芄芄充階矣嚴翁與吳夫人儼然而臨之和氣所格  
禎福畢萃即毋欲稱慶得乎哉嚴翁色少和然益踧踖  
為遜讓曰不穀安知榮方慙焉求所以致之而不得也  
惴惴焉求所以承之而不能也夫不穀安知榮世貞  
曰此乃所以為翁慶也夫造物者好謙夫造物者好生  
今嚴翁於貴富極矣乃益踧踖為遜讓此其舟若萬斛  
者而載未及半也天地生物之心固藹然油然矣於行  
木於星填於人仁木德王填星福仁者壽夫嚴翁於慶

固未有量也乃賦烝民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謂翁有馬則又進首章而進觴曰  
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翁為一舉觴  
迨及宴體薦則又賦采芣采蘋之詩以美吳夫人德而  
後出

贈右諭德愛荆先生六袞偕壽序

予嚮者識愛荆王先生於上舍而是時先生有里中賦  
方受計其出入學士大夫竊目之曰夫已氏也而貴人

先生美髯而頽然長且皙也務以讀書折節下文士而  
標舉鮮令時時絕其伍若雞羣鶴即其伍亦不敢以狎  
接先生而亾何先生有子元馭成進士高第先生業未  
五十也而繇上舍授鴻臚序班已得封如元馭編脩矣  
予自是日益近先生先生貌不加老而禮加冲騶馭不  
加益門不加闕即學士大夫更疑之先生非貴人也耶  
又十年而元馭益重用事為太子右諭德封先生如其  
官次子家馭亦成進士再遷儀部郎矣予再過先生而



先生之貌不加老而禮加冲其自貶損過於封編脩時  
學士大夫非故識者驟而語之先生不知為貴人也以  
問予予曰此所以為貴人也夫子不見夫萬斛之艦乎  
其始鴻艦鉅軸重柁勁楫飛廬翟室望之疑然重也若  
以為不堪益者益之斛千而蝕水不加咫又益之斛千  
而蝕水不加尺故其為載弘也夫先生貴於不貴不貴  
于貴人意不貴之而跡貴之以貴疑先生而非也意貴  
之而跡不貴之以不貴疑先生而非也夫先生之所載

者弘也於是先生業六十矣厥配吳夫人亦且六十儀部請急還里稱觴壽先生而諭德以史成當上不獲請請割大官珍飴法醞以遺先生吳夫人而屬予不佞叙之夫不佞當隆萬間以八十叙故相李以七十叙今相君張之為父母者至先生吳夫人六十而三也成周以上代有世臣而是時卿大夫老不任政而始及子故父有爵子而子無爵父即唐以上未有議及榮先者晁大夫薛丞相張太尉之父幸及在然去公歸即田舍翁耳

元馭而編脩即先生編脩元馭而諭德即先生諭德吳夫人遂稱太君於家者不亦賈越古倍百哉說者謂隆萬之際得天地委和之氣為勝故多顯榮壽考乃子為德而康其父母父母康而安子於政者二相君其尤赫熹遲之哉王先生之偕吳夫人七十若八十者不佞當又有所論著矣

封刑部郎明齋劉公暨李安人榮壽序

明齋公為吉安諸生三十年而所從受經者指以數千

計去而顯者又若而人而公故韋素自若也已公有子  
某能用公經術成進士官比部郎諸生相顧謂明齋公  
乃得稱比部郎父乎公故無色喜也而郎用最當封公  
如其官諸生復相顧謂明齋公乃亦遂稱比部郎乎而  
公益無色喜也以書戒郎曰郎何自貴我吾見若鄉人  
之以子貴也而不以子聞也吾甚鄙之即僅以子貴也  
毋寧僅以子聞也於是郎居平念時事感慨不自持欲  
以身為之公聞而復遺書戒曰郎將成仁耶抑成名也

夫事至而理得者仁也求事以自顯者名也且不見夫善射者命鵠審機不發則已發則必中竅破的夫茫然而驟發之未有不敗矢者也郎再拜受教而會以明章程曉暢機事聞上特拜監察御史公亦得稱御史父乃御史謁余而請曰業無以當吾父色喜也屬已六十餘而母李安人亦媿之意者煩君一言為之重乎余謝不獲則謂御史曰子之家公不云乎子之事至矣主上方傾目導耳於旒纒之外而子以材諳擢端右搯腕而當

無諱之朝小言之則天下小福大言之則天下大福而  
明齋公能無不色喜乎哉即無論明齋公李安人哲哲  
若雋母而不為一進七箸也夫御史不足以重明齋公  
公太虛也安人若德曜共為職而相忘於富貴太和也  
子不以御史悅父母而以御史能達志而悅父母太順  
也即靡不佞言可也蓋有國史張柱史萬者亟稱明齋  
公嘗從其家人習陽明先生言已又受書東廓先生夫  
公內重而外之輕此自天性靡所緣飾不然二先生之

徒寧無有藉官與子姓而重者安能窺明齋公藩也

習易庵封翁暨劉孺人偕壽序

甚哉天人之交相為私也蓋子有感於明嘉萬際云而  
是時人主稱為右文而相君後先以起至貴顯諸詞林  
客一入縮史筆則大官之膳立至日飲美酒梁肉又有  
裹蹄糜絲以勞成事稍進經幄則益重有所陳請輒得  
得不為故事休沐予告輒為置郵橫賜加賜種種有公  
卿所不敢望者而前賁後延之典以七品優加於三品

而不謂僭其所寵靈光大震動朝列士各引分以自遜  
而其陋者至相指目以為人主之私人夫夫也非人主  
之私人而天之私人也則何以稱天私人今夫孰不欲  
祿逮父母而屈指隆萬而上九列之地疇為逮父母者  
乎顧獨有少師今江陵張公故相趙郡郭公揚州李公  
吾吳郡嚴公以一品秩父母並篤老無恙而他公卿不  
爾也然是四公者皆所謂繇詞林顯者也余以甲戌入  
領回政始獲從習檢討先生游而先生有父曰易庵翁



有母曰劉孺人易庵翁為諸生治經術無害然五試於  
有司而五不售一旦讀易有所得歎曰易吾自有之夫  
孰非消長進退哉因自號易庵罷去舉子業不復事而  
教其五子至習先生以戊午領省解學使者賢翁而予  
之冠帶歲之篋曰母所藉冠帶為也習先生成進士入  
讀中秘書矣蓋嘗迎翁與劉孺人養翁遣劉孺人而匿  
身耕也曰吾懼夫長之藥消也與進之為退幾也已習先  
生館所謂史筆者用恩封翁如其官劉孺人亦有號矣

而翁時冠素褐寬博猶故也即劉孺人養於習先生而不令多簋也曰吾奈何先夫子而飽大官膳乎哉然習先生益重於朝而習翁劉孺人壯甚適蓋習翁之所謂易者其用始伸已夫豈唯天私人人寔私天夫天不能為不盡之益而習翁以寡取承之天不欲為響應之福而習翁以緩得迎之此所謂能私天者易之用也其為四公可待也余不佞嘗一授辭於學士王先生之父母再授辭於脩撰李先生之祖父母而不得其說乃今於

習翁之為易而得之故於習先生之請而序其所以云

封吏部郎解州孫公暨配侯安人壽序

當隆萬之際天子數推恩臣下而孫君仲直為中書舍人即以其官封其父解州公而母侯為孺人矣尋孫君以舍人高第入吏部郎考功驗封轉郎文選而又封解州公如其官母侯進安人矣故事繇舍人而郎者以階接不重封乃仲直獨得再封解州公與侯安人諸當得封者或不能及親養即及而或不得偕而解州公侯安

人甚壯無他仲直為舍人而所下解州公侯安人告身  
織文縑絲之媿手自其署中上之郎驗封考功而其所  
被恩澤皆郎曹為其請天子屬草於詞林法從之臣而  
以皇言出之所以褒美光寵聳動海內而一時搢紳大  
夫又樂言其事爭為之謳歌頌祝而不已仲直尚以為  
無當而不佞貞甫公除困里中畊乃貽書數千里而屬  
辭則豈以不佞之有當於仲直也夫文人之辭易飾而  
誣近之以為不若野也貴人之辭多可而譽近之以為

不若賤也夫所以謀野而徵賤者其仲直哉然以受之  
解州公指也初解州公與其伯季者凡三而皆受博士  
家言其父母老矣而解州公一旦喟然曰夫三人者盡  
儒而儒安能以筆舌朝夕也又安能以養父母即三人  
者盡儒而宦游也又孰與奉吾父母歡也吾寧農而寬  
是二人者於儒也於是乃業耕為跡耕耳而不失儒者  
節又以善轉時趣息且有天幸稍贏乃伯仲母虞於生  
而儒道就以次膺歲薦游太學又母虞於父母養而

滄瀛旨甘具矣解州公居恒謂范希文何如人哉吾不能得祿之餘以吾耕之餘幸贏而吾之族指又差少幸易濟其食而取毋饑於吾也衣而取毋寒於吾也冠者思以室而笄者思以家也吾寧身之不飽煖而橐裝之若洗念為吾之先者不敢以匱應也於是鄉人人稱解州公賢凡解州公之得稱為賢侯安人成之也安人之為家其課臧獲拮据毋間執女工夜分而毋請休泝澣統指為龜而毋告痛首不重珥衣不曳地以左右解州

公之施滄瀟旨甘之具專精於二尊人二尊人忘老而最後太夫人忘為寡蓋如一日矣解州公之伯兄有子六而皆業儒則為之構宇以居之曰毋撓儒也自有子二亦皆教之儒其所視二子者毋逾於為從子者也解州公力於外而侯安人工於內而樂為其父母者饒為其族者豔為其間左右者歸賢焉則業何必不耕而辭烏藉之貴且文者宜其有取於不佞也然仲直以念公與侯安人一旦上章解綬歸蓋脩公與侯安人之所以

養父母者而不佞稍出稍遷至中執法領藩政毋論其辭不文然不稱賤矣公亦何所藉不佞第公既嘗習儒者言當亦知范希文之所以事宋者乎范公再入諫垣再過西寇一入叅大政五典名郡惠澤徧於天下而後及於族夫天下之為公卿者多矣解州公與侯安人聞之當投杖起趣仲直曰吾二人幸甚壯詩不云乎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若行矣吾不廢德於鄉而若為天下德可也



贈常熟令連侯基獎序

余讀漢史至元康神爵之間未嘗不再三而歎以人主之究督利治也歲一再下詔獎予勤事吏二千石至六百石以下增級賜爵蓋屢屢焉其蚤者不至畏其難而久者毋遂怠於易為民牧者不使輕於視吾牧一歲之間儼若人主之親坐於堂皇之際而鼓舞之也故天下之稱吏治者歸元康神爵而稱能致吏治者莫若漢宣帝其次則莫若明令夫與人主分而治民者守令也與守

分而治最親民者令也令去執經為諸生時大概不過一歲所抗顏而踞吏民上一邑之生死貧富伸屈恒由之不亦重且要哉故始至而稍露其能則臺使者為檄而旌異之以示予也稍久而其能盡著則臺使者為露章而薦之以示進也又久而政既成則為之官其父超而為給事御史次則亦郎署以示報也以令較之可三歲其勸典日益新故其精神亦日提撕而忘其怠其下之視之亦日新而不敢輕甚矣明治之似漢也常熟吳

一巖邑也戶口數十萬斷案月率以數百計錢穀城堆  
當中土大郡而隆慶末廣平連侯來為令連侯少年所  
謂去諸生不過一歲所者也為人文弱狀若不勝衣然  
至登堂左右顧則吏抱案辟易不敢仰視語若不出口  
然至剖擊刁猾獄不數言而立折以為神明旦夕造請  
鄉搢紳先生折節恭謹然不敢卒然以私進其讞決無  
大小不崇朝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痛及為  
民爭漕計扼武帥之吭而抑之喋弗復吐乃以間行學

官脩古文禮樂之事彬彬焉御史姚君伺而賢之以侯  
之治尚淺也而旌異之其辭甚嫻美曰遲之行且露章  
矣一邑之士大夫吏民謹然而樂侯之被旌也曰遲之  
是行且露章矣太學諸生章衡輩乞不佞文為賀夫豈  
以一御史旌書為連侯重連侯之賢豈亦以一御史旌  
書重即余不文文而連侯當弁髦之也雖然以一旌書  
重連侯則不可以一旌書而奔走闔邑之人謹然而樂  
侯之被旌固可重也今天子冲聖炳於萬幾賢公卿脩

丙魏之業綜核名實當逾於元康神爵間萬萬連侯亦重勉之哉余不佞嘗備為吏廣平廣平人吳公今為吾郡守赫然如漢吳公天下第一異日連侯之政成不佞脩班管之業曰郡守令一時廣平有二君子哉賢於漢循吏矣連侯固不以余不文而弁髦之也

誥封少師太虛公元配一品張太夫人七十序

萬歷之三年乙亥而張太夫人稱七十云前是元年之癸酉相國江陵公以元德弼亮天子救寧中外搢紳矜

韋之士毋以致其謳謠頌祝之私而屬封太師公七十則爭走之江陵太師公又多逡巡謝不敢當其能自致者十不一二而明年相國登五十則又預敕戒搢紳衿韋能言之士毋以卮辭諛我夫衛武公九十五而其詩以箴而不以頌即諛我毋用爾為於是搢紳衿韋能言之士咸絀而天子推本所自為象龍五彩之服以被太師公益發尚方金錢充六珈瑱栴資俾太夫人儷美焉而又明年則為今乙亥相國輔理益効天子日拱已以

談經術寤寐二帝三王之盛百辟承服辦髮之國腊牝  
之苗唐虞之不賓者莫不回面易飾轉儲胥乎四垂胡  
者弱稚委寢蓐於其上而不敢動即相國愈抑而毋用  
搢紳衿韋之士言夫安能終絀而不效一言之頌於太  
夫人乎而况辱公同進之雅亦與有絲髮之係於宗廟  
社稷者耶於是不佞貞竊預聞之退而思所以頌太夫  
人而不可得也大凡可得而頌者必其有所不足者也  
夫不足於外而婦則昭子不足於少而母儀顯故夫斷

機之以成其夫於學而三遷之以成其子於教者其為婦為母顯矣而所以得稱為婦為母者未也唐虞之相功莫高於后稷而至其後颺顯而咏歌之不足又推原所繇出故其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夫以姜嫄毓喆之德即更僕未易數而為之子孫者豈不欲一鋪張其盛而所可稱者僅曰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灾無害而已此固人道之常然而所以為姜嫄者一稷而足矣是故論功者論稷於姜嫄觀德者觀姜嫄於后稷也今海



內瞻聞相國之相業則意而歸太夫人之義方其里居者習太師公之鄉政則意而歸太夫人之內助覩諸孫之雲仍則意而歸燕貽之謀嘉媵子之駿起則意而歸小星之度而太夫人固恬然於太和至順之境而忘其所為德於世而不自有其功天下既意而歸之不佞又意而頌之毋亦周之所以稱述姜嫄之淺者耶太夫人誕彌之月為孟夏是月也天子方坐明堂左个飲耐用禮樂慶賜遂行而六宮獻繭長信之黃金與繡帟禪纚

阿錫之貺又西走江陵道矣相國方秉天下樞為帝者  
師夫豈靡盬而不遑將母者太夫人亦寧能忘膝下之  
戀而日事太師公夫亦以江沅汝漢之間尚未盡洽后  
妃之德而躬率之以內毗太母之陰教耶自是而二南  
之化成而風始矣夫二南之風采之太師而後頌聲作  
當其時不佞亦何敢讓也請執以竣

贈顧母太夫人九十序

天子之侍醫顧君以母太夫人九十告也諸薦紳先生

大人奉觴為壽已張少保相公文壁間少保故貴賢聲  
於文則人人益大羨喜爭自效為祝若干萬言而顧君  
數為擊鮮合樂堂上下以謝客而娛太夫人之觀且侈  
盛舉云世貞於君鄉人也辱見推擇為客又辱而強之  
言言當無加者不敏則竊聞太夫人一二微時事矣先  
舍人豪舉吳然於貲不中程也不待而強有力駢侮則  
廢著之他舍屬歲侵君與兄太常丞藐然孤也太夫人  
泝泝統而佐二孺子出游學是時無論織書且計口食

矣太夫人日夜抱而啼懼存者之就塗炭無以報地下  
寧復望鼎養守耶已太常起善書官中秘又繇黃帝家  
言徵顧君昆季雁行顯矣太夫人就太常養鮮豫色居  
恒謂置杯酒堂之坳滿而覆若寡素業且滿何能持未  
幾太常果中小法跡其隱不無類范蔚宗傳焉顧君大  
恒迎至舍跽進滫瀡觴竟則繫舞為嬰兒態晨興慰問  
所苦大婦親浣廁榆諸所以共太夫人無絲毫憾哉太  
夫人甘之忘亡也顧君游於公卿間人乎即所造靡不

倒屣坐上坐歡然洽也度諸公卿之嚴重君非以游故而歲時伏臘多齋遺大官膳及水陸君選而奉太夫人昔漢婁護善五侯日餉異味合之為五侯鯖也語見傳中計之君卿毋尚無恙然不聞孝廉舉護固俠客雄耳其內行何敢望顧君蓋吾嚮者接顧君至伉爽也酒之大呼笑徹四坐而自太夫人從絕不聞遽聲紉以蒲藉行履遇子姓之戚則飲淚飾而見太夫人施施如也至臧獲足相戒毋得輒見聞蓋太夫人養於君數歲視八

十則加少得非無壽屬於志耶暇則縷縷戒顧君記泮  
泮統時狀否老婦之愛少子甚他無屬兒願齒及老婦  
更有後若兒孝於吾足矣諸薦紳先生祝少及茲者世  
貞乃言曰太夫人春秋九十高矣以節享也顧君之事  
太夫人以志也其矜脩偉行豈不彰彰聞於世哉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為  
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生燕間語及已曩所以貧狀與

太夫人事未嘗不簌簌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懼某輩長產當瓜分以薄而覲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日命哉即二三子之昏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潔束不一問戶外事而侍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場而前子以昵故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忍

絕李氏哉。廼廢著出儼金田可粥者三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著徙儼學旁舍貧益甚於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泝泝統二弱弟則為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日子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歡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



來謂子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  
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子曰子之壽太夫人  
也將盛冠服耶曰然致水陸旨甘滫瀡耶曰然力未悉  
率若婦二弟暨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  
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子曩昔  
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熙子之沃而忘瘠也佚易  
思也故戚夫謂為子戚爾子距今服官恪砥行誼而博  
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耶且太

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夫於是李生色少解而子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益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朗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子歲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行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為孝乎哉李生悚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王母米太宜人七十壽序

王子之獲幸方伯明輔也而其父水亭公六十則為六十序已又為公表其藏稍稍聞內德矣而又十餘年而為萬曆之乙亥米宜人年七十明輔走使自晉之楚數千里而乞王子言曰日太宜人六十而不敢以辱子言則以先大夫在先大夫已矣不穀不敢以竟揜太宜人德也不穀之有蜀藩也則先大夫棄之有祿而弗逮養太宜人逮養矣而弗以祿也不穀蓋怍怍營營焉無可以慰太宜人者太宜人之歸我先大夫也僅一歲而失

舅以事姑梁夔夔齋慄姑未嘗不稱善謂筐筥錡釜誰其尸之者將季女耶時伯氏擅室而恠則春浣自給姑憐而衣食之既當從先大夫謁選京師廼脫簪珥質隣張姥家益市酒脯為壽至再姑恠問何所得酒脯市豈其能割伯氏索裝耶而是時不穀且晬矣姑伺知其自張姥所度簪珥有餘直更從市錦襜褕兒太宜人亦恠謂姑豈其得之伯氏必張姥家餘直也問而相勞苦且相泣也先大夫自是稍有官然最稱為卑薄後先皆太

宜人佐之以稍具伏臘費謀為不穀置室歸而如懸磬  
矣蓋伯氏沒有子不別治生先大夫分俸以食之猶不  
給則盡廢其著而獨身與婦孺逃之黎城先大夫計無  
所出則太宜人徐出其橐曰吾所以食不一肉膏膏而  
達丙以佐公於宦者謂有此日也不穀得遂置室且毋  
廢禮以貽里中長老譏矣不穀舉進士累典州郡先大  
夫業已棄官與太宜人俱就養太宜人恒喻不穀廉而  
持先大夫於溢曰公毋厭此二簋以刺史供若薄以供

夷門抱關不亦侈乎蓋先大夫嘗為其官云以故稍稍  
安之而會逃黎城者亦竟病死太宜人謂不穀責在汝  
矣其遺孤可撫也躬為湯沐綴衣所以撫視之不異諸  
孫且娶名家女為婦凡先大夫之為母梁而奔梁喪具  
易戚而得稱為孝其遊宦於義豐於安慶皆卑官而得  
稱為能歸而好行其德於鄉而得稱為厚太宜人所以  
因勢導誼柔剛為和者功故不少也不穀既不能以祿  
養太宜人而又不能得子之一言以為太宜人壽即太宜

人謝不穀稱老婦恃粥而起煢然一未亾人不舉若之  
觴不穀何所藉手而寬太宜人之顏色王子曰孝哉明  
輔乎而胡以祿為太宜人志也且不覩夫祿養之不易  
當乎哉當周之微夫豈無升斗之祿以逮仕者而其大  
夫苦於行役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所謂雖有粟其得  
而食諸甚而至於祈父之章胡轉予於恤有母之尸饔  
則更以薪水為親累也今吾子弱冠而成進士累典名  
州郡不為不達不至賦繇上以感其母雖遭萋斐中廢

然獲遂歸而效無方之養不至有靡盬尸饗之歎索雖  
空勤於稼穡而禾三百廛足以儲甘旨吾子手選而進  
之太宜人將欣然進匕箸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又  
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吾子可無虞於志也遂書以為  
贈

贈馮大夫張太宜人贈封錫典序

蓋大夫之棄守君子樞樞也時猶在諸生云手守君而  
授張太宜人曰庶幾以兒長乎以我馮氏乳然欲絕之



緒憂而敢覲一命之榮地下也我其諸生瞑矣太宜人  
日夜抱守君而泣也何渠兒得一日長乎以藉手見而  
父守君業已成進士矣太宜人年六十當旌其門加棹  
楔焉而又撫守君泣曰吾不忍以而父成吾名也既守  
君為太倉三載報最矣臺使者䟽留之而以其最上考  
功令考功令上天子天子異之賜誥褒予守君備至而  
贈諸生為大夫太夫人亦進封從今稱守君將擇日致  
五熟釜焚草大夫之墓而製冠帔以進太宜人於是州

薦紳先生吏民儼然而造守君曰唯大夫為能啟守君  
哉則有王言在抱撲含淳敦倫樹義蓄其善慶以遺嗣  
人諸生所以大夫也則又曰唯太宜人為能立守君哉  
則又有王言在提躬貞靜秉德儉勤栢舟靡他杼規有  
素母所以太宜人且旌也又曰唯守君為能成身成親  
哉則又有王言在和煦有恩庶平無害敷政優游宜民  
愷第大夫太宜人所繇以貴也守君以介然一州遠在  
海濱而人主能卹其私而精知之若此且夫國家褒錫

之典於外臣至重且普也亡論史院郎署甚瑣滿三載  
亡害若取諸寄一名為守令而所以難之者百方有先  
任深而後秩淺者不得稱滿滿而徵科不及額者不得  
考考而非有薦剡至再三者不得與錫典當隆慶中大  
宰脩久任之政以擬諸守令諸守令多不待年以遷去  
而獨守君後先五歲為最久積薦剡至十三為最著  
所以難守君者乃所以易之也守君而以五熟釜薦大  
夫且若饗之曰前以三後以五非前以士後以大夫歟

吾望不及此吾安瞑矣太宜人撫守君而後喜可知也  
曰吾以吾子成吾名則庶幾哉吾可以無愧往者守君  
謝不敏而薦紳先生復懼然進曰天子固稱守君愷弟  
矣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有父母而藉人主  
之綸言以榮其父母吾儕不亦與有榮哉遂稱觴而別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